

雷輯史事論甲編

癸卯春月

品三題



史事論內編卷三

華亭雷瑒編輯

梁武帝捨身同泰寺論

魏晉以後人主之事佛。未有如梁武之至者也。夫以萬乘之尊。而自捨其身。為佛之廝役。可謂卑佞之極矣。殫國府藏。腴民膏血。以資塔廟。又可謂尊奉之極矣。以蔬茹麵食。而易宗廟之牲牢。恐其有累冥道也。織官文錦。有為人類禽獸之形者。亦禁。反逆赦而不誅。剽盜肆行。亦弗忍禁。凡以推廣佛戒也。蓋嘗論之。使仙而可求。則漢武帝得之矣。佛而可求。則梁武得之矣。以二君而無得焉。則知其求而不可得也。明矣。縱求而得之。則戎狄荒幻之教。不可以治華夏。山林枯槁之行。不可以治國家。況不可求耶。漢武貪仙。而終致虛耗之禍。梁武佞佛。而卒召亂亡之厄。則貪佞之無補也。又明矣。且其捨身事佛。豈非厭塵囂而樂空寂乎。使其能若迦維之嫡嗣。視王位如敝屣。蹇裳而去之。庶乎為真學佛者。而帝也。既篡弒以取人之國。又以攻伐侵人之境。及其老也。雖慈孝如太子統。一涉疑似。忌之而致死。貪戀如此。又豈真能捨者乎。釋服入道。既可徼浮屠之福。奉金贖還。又不失天子之貴。是名雖佞佛。而實以誑佛也。

且其織文之非實猶不忍殺之彼蚩蚩之氓性命豈烏獸比而連年征伐所殺不可勝計浮山築堰浸灌敵境舉數十萬衆而魚鱉之曾不少卹是名雖小仁而實則大不仁也且國所與立惟綱與常帝於諸子皆任以藩維而無禮義之訓故正德以梟獍之資始舍父而奔敵國中引賊以覆宗祊若綸若繹或總雄師或鎮上游當君父在難不聞有洒血投袂之意方其弟兄相仇叔姪交兵極人倫之惡此無他帝之所學者釋氏也釋氏以大倫為假合故臣不君其君子不父其父三四十年的間風俗淪胥綱常掃地宜其致此極也使其以堯舜三王為師而不雜于方外之教必本仁義必尚禮法必明政刑顧安有是哉

魏明帝受吏民士庶上書一月至數十百封論

趙端

魏明帝好名者也而又古過者也夫人君聽言不難察言為難納諫不難從諫為難明帝能聽而不能察能納而不能從過則大矣名於何有裴注引魏書稱明帝容受直言聽受吏民士庶上書一月至數十百封據此一端而論不可謂非人君之至概也然竊嘗統觀其始末而知其徒務聽言納諫之虛聲絕無察言從諫之實意何以言之太和初元綱目即書魏大營宮室以著明帝之過厥後作洛陽宮立崇華殿鑄

銅人起土山終明帝之身窮奢極侈勞苦我吏民士庶而吏民士庶之敢言者因而冒死上書一月至數十百封可謂多矣帝受之而夷然不改漠然不動土木之興且愈甚焉受書雖多亦奚為哉且其時上書極言者又非無讜節之廷臣也陳羣有息土功之疏高柔有減後庭之奏王肅規督役之嚴急董尋誠公卿之負士王基託喻於水舟張茂獻歲於士女他如楊阜高堂隆輩靡不危言切諫封事數陳帝雖優容嘉納而卒不能聽從此亦如受吏民士庶之書兼收並覽而毫無裨益者矣方帝初即位羣下想望丰采及與劉侍中語乃知帝為秦皇漢武之儔特才具微不及夫才具不及而夸侈似之作偽且過之明知百姓愁苦海內怨咨乃欲以廣受直言一事沽能容之名隱不悛之過豈將欺當時之吏民士庶乎抑將欺後世之論者乎甚為魏明不取也所以後有受言之君必當以魏明帝為戒而不當以魏明帝為法

魏營洛都論

陸鍾渭

漢得天下與三代異都洛陽不若都關中此婁敬為高皇決策酌斟時勢之至論也然則時事屢易形勢屢變建都之地豈必一轍乃後魏孝文帝以平城僻陋雖興文治託辭南伐決計營洛而廷臣阻之百姓駭之論史者亦以後嗣衰弱實基於此相

與歸咎而訾議之嗟乎安土重遷之習喜常戀故之俗固如是其牢不可破哉洛陽者天下之至中而九州之上腴也據上腴宅至中控馭天下猶高屋建瓴水也拓跋氏憑北方起又未澤禮教者也以中原之禮教化北方之陋俗計固未為失也當其時既以憚於遷徙動生怨望後人攷古習於守樸之說遂舉宣武而後風尚華靡民情偷情悉羅致以為孝文罪孝文其任罪也乎或者謂平城為發源之域用武之地孝文決然舍去非直忘本如失勢何曰勢之失不失視乎國之治不治耳國有未治雖令襟三江帶長城左峭函右褒隴形勢之據曾不再世否則公劉遷豳亶父遷岐文王遷豐武王遷鎬都邑屢改卒以成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之大業並未聞有議其失策者而况邾鄆之雄澠澗之沃古聖王之所經營而卜宅而謂一經遷徙國勢遂失則是中土文明之化雅不若胡服騎射之習之可貴也此不可解者一也或又謂魏自明元帝時已有都鄴之議崔浩以為非計由是中止孝文獨用任城王澄之說脅眾營洛澄之智果能勝於浩乎曰是非浩之懦而澄之決也時為之也浩之時淮北四州猶未歸附淮西諸郡猶未響應加意草創基宇生聚未久一旦南下恐種人不滿諸州之域誠有如崔浩所議都至於孝文拓土漸廣生齒漸繁國基亦漸固尤

復宋齊迭嬗當有間可伺之日必謂建都漠北山東有事輕騎南出誰知多少奉浩
言為長久之策則僅足以畫疆自主負固自守焉耳欲藉此以控制海甸混一區宇
甚非計之得也此不可解者二也然則孝文營洛果無一失矣乎曰孝文之失失於
營洛之始僅為窺齊之計洛都既定又不能增修國政經略天下於平城設立重鎮
以固根本惟是張皇粉飾改國姓任門族禁胡服胡語欲盡變質樸果毅之舊俗而
始慙遂至華風漸長武備漸弛繼嗣凌替為世詬病要其失不繫於營洛仍繫於孝
文也後之人詬病孝文并及遷洛一若徙都之議必不可行於三代而下然則遼起
北方而遷於燕金起遼東而遷於汴並以邊塞種族爭雄中夏亦將訾其移建宗社
為失算乎君子曰是皆狃於安土重遷之習喜常戀故之俗而未能熟審時勢以定
天下之大計者

王濬作筏去錐然炬斷鎖論

有是物則必有破是物之物物雖至堅物雖至巧我有以破之則彼堅者不足恃其
堅巧者不足恃其巧故天下之智者視天下之物未有不可以破之者也昔者晉人
伐吳吳人以江磧要害之處橫截以鐵鎖又以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炬船其

為計亦狡矣。而王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卒破吳。夫吳人之視鐵鎖鐵錐，彼必曰：晉人其奈我何？而晉人破之，乃若是其便。則夫天下之物，未有不可以破之者也。蓋嘗即其事而推論之，夫我之所患乎敵人者，患其不恃乎物，而別有所恃。此我之所大患也。彼徒恃物也，我則何患哉？夫木之堅也，我則以金火之烈也；我則以水相破之道，則亦不外乎五行而已矣。敵人出一物以示我，曰：『是可以揮千軍，壓萬人。』而我必窮思所以破是物者，豈敵之人皆巧，而我之人皆拙耶？弗思而已矣。夫誠弗思，則固不知有所以破之之方也。不知有所以破之之方，則亦已矣。奈之何？且尤效之者哉！且夫造是物者，出自乎其心，尤而效之者，出自乎其學心之與學，則有間矣。古未有尤效夫其人者，而能駕乎其人之上者也。不惟不能駕乎其上，必將廁落乎其下，至於不能駕乎其上，而廁落乎其下，甚者則延敵人而代為之。則是我數千億萬人，未有如敵人之一人者，豈不甚危哉？夫誠不視其為敵人也，則猶可耳。若猶曰：『是非吾國之人也，則不可也。』雖然，我之所恃，將所謂別有所恃而不

恃乎物吾誠別有所恃而不恃乎物則吾之人雖拙敵之人雖巧我則何患我恃患我亦去其別有所恃我去其別有所恃則我民不安而有敵人者伺之也彼一旦以所恃之物臨我我即以其所恃之物相應未見相勝也是則何昧昧於王濬之所以伐吳者而曰鐵鎖鐵錐之無計以破之也我不信也

羊祜不附結權貴杜預數餉遺貴要論

侯必昌

夫任事以民物為懷不謀一己之祿位也故重視天下自不敢輕視其身凡可以行吾志願而猶待屈身以相就彼必有所不為求祿與位者不然一得一失喪衷於中未得則思其得輒降志以邀之既得則防其失輒貶節以順之所志不同所趨自異雖或勲業爛然相觀若合一轍其優劣於隱微之地則固有彰明較著者矣祜與預伐吳之功一也心之相反奚啻以道里計祜在襄陽不附結權貴及建議東征輒為寵倖所沮預既平吳還鎮猶數餉遺洛下貴要且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蓋祜之度量深遠預之志趣卑陋已於此見之或曰祜伐吳未竟無功高逼主之嫌故不似預之所為預則威望日重使不遷就於其間將左右謀孽必有藏弓烹狗之禍嗚呼是則然矣第方鎮豈可與朝貴相私哉小則伺宮廷喜怒而謀其進止大則聯彼此

聲威而互為黨援。內外盤踞顛倒是非。朝政邊機浸成要挾。昔者鄭注依李訓而甘露債事。仇鸞事嚴嵩而邊功冒賞。猶其淺焉者也。甚則如陳豨與淮陰交通而高祖興討代之。兵董卓為何進汲弔而少帝有北邙之宿矣。人臣事君進退以禮。期于無愧而已。羊祜深識此義。甯使功敗垂成。不易其所守。如預所為。雖曰辟害而事之流弊。誠有不可言者。若僅為自全之計。則魏公子美酒婦人。蕭相國買田自污。張留侯從赤松子遊。奚不擇一而從。必當與賈充馮統諸人賄賂往來。以仰其鼻息耶。竊謂羊杜固同居伐吳之功。祜則心存民物。欲出吳人於水火。預則求增祿位。欲借伐吳為功名。是以襲張政而詫為奇兵。豈若祜之推誠於陸抗。屠江陵而求洩癭憤。豈若祜之施恩於界民。刻石虞陵谷之遷。外安無內憂之懼。豈若祜之登臨山水而絕無邀名之心。取吳不必自行。而不勝事後之慮。所志所趨。相縣甚遠。夫使祜納交朝士。平吳之舉亦成。然重視天下。必先重視其身。故始終不留罅隙於後世。預功成而爰爰以祿位自保。降志徇人。貶節隨俗。又豈顧將相私通。推其流弊。適資人以口實也哉。

以兵力滅人種機最顯亦最慘下也其次則以教然欲伸吾教而絀彼必信者半疑者亦半疑信不敵齟齬立見兵戈立啟未為上也其機至隱不藉兵力并無所謂疑與信都其惟易種乎而易種必自結婚始魏孝文帝令國民與漢結婚勿之禁微特勿禁且獎之孝文之用心直險且狡其滅人種類者猶待兵力耶魏為拓跋之裔其種類之蠢萬不能與文明齒漢人視之勿如魏人自視亦勿如孝文曰以牛易馬人知之也以呂易秦知之者鮮哉於是以蠻野之俗易文明之種不發一兵不折一矢不煩口舌之加不數十年浸淫蔓延子復生子孫復生孫使拓跋之種以長以養徧於中國是真戰勝在牀第之間刃不血而天下定也孝文之設心何其狡又何其險耶夫一王受命征誅遞嬗祚有修短國有興亡天也然祚滅而種在他人之祚皆其祚也國滅而種留他人之國皆其國也漢嫁單于而種類一變唐婚突厥而種類又一變然公主之親權宜之舉所生所養當不至藩衍而不可究詰魏獎國民與漢族結婚則陽託於婚媾之名陰快其吞噬之毒試問自東晉至今已不知魏之為魏漢之為漢安知我漢文明之裔非即拓跋之種也孝文險哉狡哉夫同姓不婚聖人之制禮也異種不婚聖王之定律也今者異說支離亂我聖教亂教之後必

將竊孝文之智亂我種矣○憂時之士當以嚴辨種類自保其種為第一義○

賈充薦任愷為吏部尚書論

小人之害君子其情狀非一○當庸闇之主則顯擠之○恭顯之於蕭望之是也○當材明之主則陰排之○賈充之於任愷是也○晉武雖未得為賢君○然非庸闇者比○又愷亦為帝寵任而充欲傾之○則亦難矣○故前稱其忠正宜在東宮○是欲奪其侍中之職○使不得在左右也○計既不行○又薦之為吏部尚書○天官之任重矣○然職在銓衡○非若侍中之近密也○其計既行○遂以事擠之而斥廢焉○其亦可謂巧也已○昔趙堯欲奪周昌御史大夫之位○則勸高帝為趙王○如意擇貴強相而因薦昌○公孫宏嫉董仲舒欲黜之於外○則言於武帝使為膠西相○蓋高帝孝武皆明君也○而周昌仲舒之賢亦見知於二帝○使二人誣之以罪而顯擠之○未必見從○惟其陽借薦譽之名而陰施排擠之術○故雖二帝之明○有弗察焉○此賈充之計○所以得行於晉武也○

陶侃用法恒得法外意論

任天下之大事者○明天下之大勢者也○時際承平○君臣和樂○上下治安○則亦垂紳正笏○優游養望○斯已耳○不幸國家多故○軍民無成○城之衆志○草澤有竊發之奸雄○清談

媿媿不能靖寇氣敷政優優不足作民氣則法尚焉然晉武短祚既以寬賤隋文不
永又以急亡使用法而為法拘以苛察為明以操切為治谿刻殘酷民有不堪命者
知陶侃竭忠勵志愛惜分陰努力神州固非甘作楚囚者比而在軍四十一年路不
拾遺民無咨怨謝安謂其用法恒得法外意洵篤論已夫醫有方也不知方不可言
醫徒知方亦不足盡和緩之妙射有鵠也不知鵠不可言射徒知鵠亦不足盡養由
之能法亦由是耳極良之法用匪其人即足以為害極敝之法得其人而善用之亦
不至病民周官者周公治天下之法也王莽用之而亂王安石用之而又亂非周官
之法不可用也彼二人不能得周官意也申韓之法武侯用以治蜀善無纖而不錄
惡雖小而必懲賞罰嚴明述有類乎商鞅乃一則車裂而秦人不憐一則身沒而怨
家出涕彼蜀民獨非人情而顧有所私於武侯歟武侯用法而不沾沾於法故耳侃
也值晉室之衰江左偏安與武侯之境地相等而其所以用法一似得武侯之遺意
無論商鞅之慘酷王莽之奸深不足方其萬一即經術如王安石亦有大相逕庭者
故能都督八州聲施爛然有祖士雅擊楫之功無劉越石羈留之禍嗚呼此其所以
為陶侃歟

卞壺常無閒泰陶侃終日未嘗少閒論

來思普

觀劉琨同寢酣臥不如祖逖擊楫渡江之為壯也觀王導令取故節不如溫嶠灑涕登舟之較摯也觀安石圍棋賭墅不如謝元履履得任之有用也晉之世王室不綱海內大亂公卿揮麈吏部持螯所賴不自處寬閒都為王家戮力方可以克復神州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彼卞壺與陶侃其表表者矣阮孚謂卞壺曰卿常無閒泰如含瓦石侃鎮荊州終日斂膝危坐軍府眾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閒之二人者或惡貴游子弟多為放達或以老莊浮華無益實用皆有鑒於晉之通弊而有人濁我清人醉我醒之概則其風規正自相似然余則謂其中有同有不同者蓋壺之門望高於侃壺之事迹著於侃壺之德量優於侃一則自矢殉國之忠一則幾失勤王之節要不可以一概論也壺之時官至中書令兄弟六人共登台輔號為卞氏六龍之仁無雙而侃則其父仕吳為柴桑侯惟少孤其母截髮留賓能承慈教其他無所聞焉此門望之不相及者一也壺儉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實不為苟同劾王導規阮孚譏謝鯤與庾亮同受遺詔而侃則惟聞用法得法外意蓋其獨居深念凡憂國如家之事概未之見此事迹之不相及者二也蘇峻犯順壺扶疾與戰當其時臺兵敗矣賊

眾濟橫江矣。庾亮徑奔潯陽矣。壺則金鼓一震。背瘡盡裂。忠臣孝子。殉節一門。而侃則以不預顧命。心常介介。不肯同赴國難。石頭之討。此時若無溫嶠。侃必西歸。則所謂恭勤幹事者。安在乎。且晚年每因上天折翼之夢。始以滿盈為懼。否則臣節不終。或為王敦為桓溫。未可知也。此德量之不相及者三也。同此勲勲之念。或常無閒泰。或未嘗少閒。而其心術蓋有不同者。厥後侃雖攻樊城。拔襄陽。鎮長沙。在軍四十一年。治績可稱。至臨沒。始上表遜位。嗚呼。危哉。以視卞忠貞之竭忠於先。致命於後。都不有稍遜乎。雖先儒謂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然不欲成天下事。而不能死者。有之矣。未有能死而不肯成天下事者。也有幸而成天下事。而不死者。有之矣。未有不願死天下事。而必能有成者也。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之二公者。吾得而辨之矣。

卞壺言王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論

自古權臣當國。人主容之。同朝畏之。其下又爭諂附之。卒以君專政之漸。而釀內亂之禍。其必先有恃焉。而後無所顧忌。侈然得自行其志。無他恃功而已。恃恩而已。蓋人主以旁支承大統。其微時。初不自料。當車駕蒙塵。中原無主。志在恢復。都默識賢。

藩私相結納。不遺餘力。以共推戴。而召號天下。及尊位既定。首策元勳。以為非其人。不至此。則所與共富貴者。何止異數。而微臯小過。勿問也。此恩之可恃也。畿輔淪陷。正統既絕。稱尊號。以繫人心。諸臣擁戴。以一成之旅。成中興之業。即舊物未復。畫地以謀。偏安其勳。自不可沒。此功之足恃也。而同朝委靡。又知恩寵之不可與並。功烈之莫敢比倫。咸震驚其人。以希旨望風為務。然後其勢益張。而其權亦自此重。欲其委蛇立朝。不失大臣之節。彼固不自持也。王導當懷愍之世。先識元帝於瑯琊。新亭之宴。以戮力王室。克復神州。與周顗輩相勛。元帝知其具澄清之志。始終信任。雖中原遂淪於胡。而垂絕之祀。更歷百餘年而亡。導之力也。帝嘗令導升御牀。共坐。其寵之極矣。至明成之世。位尊望重。又以王敦之故。朝廷諒其忠。更見親信。於是導之專政久。遂時露其跋扈之志。而不自知也。豈非以其功之高位之隆哉。雖然。導為元帝之私人。而終為東晉之私臣也。假令與導並列者。皆如卞壺之廉潔。不同時好。為導所敬憚。導雖當國。豈不畏同朝之謗。已而厚自斂抑。以全其令名。何至以虧法從私。為壺所彈也。然而清談之風。西晉以為致禍。至建康而尤甚。當世士大夫競慕王澄謝安之為人。以與世浮沈。宅心事外。相高求其以嚴正之氣。熄權貴之欲。雖陶

侃溫嶠諸人猶隨時而靡故知壺一人之言非導之所懼也厥後蘇峻之叛壺先戰敗而死而導以司徒晉丞相又十餘年而終於位卒之日時論翕然史稱其簡素寡欲然則其下壺一言導殆以晚節自勵也夫

桓溫蔽賢辱國論

王景略豪傑之士也觀其臨沒數言拳拳正朔蓋初心未嘗不欲用晉矣謁桓於軍門捫蝨而談顯示方略熱中者冀溫能以豪傑待己也溫反問以三秦豪傑未有至者景略聞之而索然意沮矣使溫是時能以武侯之待姜維者待猛吾知其欣然樂附也軍諮祭酒何為也耶景略秦人深知秦中虛實故與薛珍勸渡瀟水溫不能用珍以偏師先濟有功於國溫反忌而殺之猛所目覩也尚肯從之游乎溫憚苻堅苻雄故猶豫不進未幾雄健俱死其子苻生暴淪桀紂天怒人怨此可乘之大機使溫早用景略資其籌策或鼓行直前或觀變而動一年之內可以席卷關陝先劉裕而成功矣惜乎枋頭一敗事父老垂泣之望也溫與裕同稱英雄而伐秦之舉成敗異效裕得鎮惡而能用之溫得景略而不能也用也嗟乎劇孟在漢一任俠耳吳楚棄之亞夫幸焉矧豪傑如猛乃棄之以資苻堅乎議者不責溫之蔽賢而責猛之不能事

晉猛豈不欲事晉者哉。溫之悵實敗之矣。

劉惔策桓溫必克蜀。其後必專制朝廷。論

兩晉之世。權臣為多。世祖躬致一統之業。而志遽自滿。漸怠於政。平吳之後。以游宴為務。而三楊乘間用事。國由是亂。元帝都建康。雖成中興之局。而事未大定。時則有王敦之禍。迨康穆以降。中原沸羹。朝廷寢弱。狃於偏安。無恢復之志。故桓溫以克蜀之功。驕人主。而傾同朝。其權勢愈大。而不可制。此豈運會使然哉。亦清談之流禍而已。夫清談之禍。始於竹林七賢。自王戎為三公。士大夫爭為放達之行。而中朝生是傾覆。洎乎江左。又從而加厲。王澄謝鯨之流。偏立於朝。至用人者。以是為棄取之準。終百餘年而未改。而晉亦遂亡。蓋清談者。以道德為名。以風流為歸。以脫略放誕為事。其居官也。與世浮沈。宅心事外。無嚴正剛毅之氣。故權倖之徒。固有顧忌。得自逞其志。而侮朝廷。然諸權臣之中。又惟桓溫為尤甚焉。夫溫之才。非不足以保江左也。觀於克蜀之役。則充其智謀勇力。雖以之殄符秦而滅燕趙。掃諸胡而清中原。固將大造於晉。而乃以降漢之故。而欲自專其兵權。以扶制朝廷。廢海西立簡文。踞武昌。